

錫蘭山回蘇門答刺過洋牽星圖

時月正回南巫里洋牽華蓋星八指北辰星一指燈籠骨星十四
指半南門雙星十五指西北布司星四指爲母東北織女星十一
指平兒

東北織女星十一指平水

南門雙星十五指平水

局

書

華

燈籠骨星十四指平水

西洋朝貢典錄

中外交通史籍叢刊

〔明〕黃省曾 著
謝方 校注

西北布司星四指平水

平水

中外交通史籍叢刊

西洋朝貢典錄

〔明〕黃省曾 著

謝 方 校 注

中 華 書 局

1982 年 · 北京

西洋朝貢典錄

〔明〕黃省曾 著

謝 方 校 注

*

中 華 書 局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號)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北京第二新華印刷廠印刷

*

787×1092 毫米 1/32·4 1/2。印張·64 千字

1982 年 9 月第 1 版 1982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數 0,001—7,500 冊

統一書號: 11018·1063 定價: 0.44 元

前 言

自從十五世紀初鄭和率領龐大船隊七次下西洋以後，我國有關南海對外交通的著述便漸多起來。《瀛涯勝覽》、《星槎勝覽》、《西洋番國志》是記載當時下西洋最著名的三部書。到了十六世紀二十年代初，又出現了一部《西洋朝貢典錄》。它也紀錄了鄭和下西洋時南海二十三個國家和地區的情況。但由於它主要是錄自《瀛涯勝覽》、《星槎勝覽》等書的，因此歷來人們對它都不大重視。其實，它也是研究明代前期我國對外關係和海外交通的一部重要史籍。

本書作者黃省曾在《自序》中曾說，本書是他“摭拾譯人之言，若《星槎》、《瀛涯》、《鍼位》諸編，一約之典要，文之法言，稽之寶訓”而編成的。其中《星槎》、《瀛涯》二書，我們今天還可以看到。馮承鈞先生就曾爲之作過校注（1954、1955年中華書局重版）。惟《鍼位》一書，我們始終還未見過。《西洋朝貢典錄》中大部分國家和地區都有鍼位（又稱針路，即《東西洋考》卷九中之“東洋針路”、“西洋針路”）的記載，無疑就是錄自《鍼位編》一書的。這可能是一部已失傳了的明代前期航海舟師的航路記錄，就像明代中葉後出現的《順風相送》一樣（此書已經向達整理，編爲《兩種海道針經》，1961年由中華書局出版）。《鍼位編》很可能就是鄭和下西洋時舟師所用的或其後整理出

來的“針簿”，正象《武備志》卷二四〇《鄭和航海圖》的底本就是鄭和下西洋時繪製的海圖一樣。因此，本書各條有關航路的記載，應是研究我國明初遠洋交通的十分重要的資料。

本書還可以考訂明代的一些海外地名，並糾正過去記載的錯誤。如《瀛涯勝覽》及《西洋番國志》於古里國條有坎巴夷一名（或誤作“坎巴美”），有人認為這是印度南部的 Koyampadi，今之 Caimbatore（見伯希和《鄭和下西洋考》，馮承鈞中譯本頁 127）；有人認為這是印度西北部之 Cambay（向達《西洋番國志》校注，頁 27，中華書局 1961 年版）。按 Cambay 今譯坎貝，《鄭和航海圖》作坎八葉；其名雖與坎巴夷音相似，但《瀛涯勝覽》說坎巴夷在古里山之東，而坎貝却在遠在古里西北，故方向距離均不合。今觀《西洋朝貢典錄》古里國條謂“東至坎巴夷替國”，則坎巴夷應為坎巴夷替之誤。而坎巴夷替無疑就是今印度泰米爾納德邦之科因巴托爾（Coimbatore），古名 Koyampadi，故稱坎巴夷替。距離、方向均合。因此，它訂正了《瀛涯》等書的錯誤，也證實了它與《鄭和航海圖》中之坎八葉不是一地。《西洋朝貢典錄》還可以校正《瀛涯》、《星槎》書中不少的文字錯訛和脫文。由於《典錄》所據的《瀛涯》、《星槎》版本較早，與今通行本均稍有不同，因此，三書互校，都可以發現各自的一些錯訛。伯希和與馮承鈞就曾根據《典錄》校正了《瀛涯》等書中的一些錯誤（參看《鄭和下西洋考》、《瀛涯勝覽校注》等書）。舉其要者，如《瀛涯》之《紀錄彙編》本及《勝朝遺事》本所記溜山國條之海貳與海溜魚，文字有所不同，曾據《典錄》校正，應以《勝朝遺事》本為是，《紀錄彙

編》本應補二十三字，意思方爲完整（參見本書卷中溜山國第十四條馬鮫魚注）。有些校改雖然是片言只字，但對理解文義却很有幫助。本書也着重記載了各地的土特產品和“貢品”（商品）的資料，有些爲《瀛涯》、《星槎》所無，這對研究明代對外貿易和南海各地的經濟狀況，都有參考價值。

本書的缺點，比較突出的是作者對海外地理不熟悉，一些地名和材料往往弄錯，令人誤解。如書中卷上“占城國第一”條中轉錄了《星槎勝覽》有關淡洋的文字；又在卷中“蘇門答臘第十二”條列有淡洋之名。這就使人以爲淡洋有二，一在占城，一在蘇門答臘。其實淡洋即Tamiang，在今蘇門答臘島東北岸，不在占城。該條的“東西竺”一地誤亦同，東西竺在今新加坡海峽中，也不在占城。這都由於作者地理不熟悉，誤編入占城國條中。作者又嫌《瀛涯》、《星槎》文字過於粗俗，不够文雅，往往對原文加以刪改，但卻畫蛇添足，弄巧反拙。他又將許多地名盲目地加上一個“之”字，寫成“某某之山”、“某某之嶼”，以致把有些地名弄錯了。如榜葛刺國原有浙地港（Chitagong）、鎖納兒港（Sonargaon），港爲音譯，黃省曾則改稱爲“浙地之港”、“鎖納兒之港”，把“港”字誤作“港口”了。黃省曾還在每國之後，加上一段“論曰”，借以發揮自己的“忠君”思想和“天朝上國”的大國思想，這種議論也是不足取的。

黃省曾字勉之，吳縣（今江蘇蘇州市）人，《明史》卷二九八附於《文徵明傳》，僅云：“舉鄉試，從王守仁、湛若水遊。又學詩於李夢陽。所著有《五嶽山人集》。”《明詩綜》卷四八謂省曾爲“嘉靖辛卯舉人”，并引《詩話》稱其詩“詩品太庸，沙礫盈前，

無金可揀”。《明詩紀事》引《列朝詩集》稱“勉之文學六朝，好譚經濟。有《五嶽山人集》，別撰《西洋朝貢典錄》、《輿地經》、《老子玉略》”諸書。明周履靖輯《夷門廣牘》還收有省曾著的《魚經》、《稻品》、《獸經》、《芋經》、《菊譜》等。其中比較著名的，大概就是這本《西洋朝貢典錄》了。

《西洋朝貢典錄》約成書於1520年間（《自序》末署年代爲正德庚辰）。錢曾《讀書敏求記》曾著於錄，並稱此書有孫允伽的跋。《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七八《史部·地理類存目》七，提到除孫跋外，還有趙開美的跋。二跋今本已不存。此書流傳大致是這樣的：錢謙益最早獲此書手稿，後孫允伽借以抄錄一份，加上跋語。其後錢藏手稿被焚，僅餘孫抄本。此本又歸錢曾。錢曾《讀書敏求記》便記錄下來。後來的《四庫》著錄存目本，可能就是錢曾進呈的本子。此抄本直到1808年，才有張海鵬編的《借月山房彙鈔》刻本問世，但已無孫、趙的跋了。道光中蔣光煦輯《別下齋叢書》收入此書，但文字稍有出入，未知根據何本。1841年間錢熙祖輯《指海》亦收入此書，文字與《借月山房彙鈔》本基本相同。1850年又有伍崇曜的《粵雅堂叢書》刻本。據伍在其跋中云，係根據黃石溪藏之舊鈔本校梓。現本書以最早見的《借月山房彙鈔》刻本（簡稱《借月》本）爲底本，校以《別下齋叢書》本（簡稱《別下》本）、《指海》本、《粵雅堂叢書》本（簡稱《粵雅》本），並參校《瀛涯勝覽》、《星槎勝覽》諸書，作出點校和簡釋。原正文中的雙行夾注，現改排單行加括號。不妥之處，敬祈讀者指正。

謝 方 一九八一年五月

自序

西洋之跡，著自鄭和。鄭和，永樂初爲內侍。是時太宗皇帝入纘丕緒，將長馭遠駕，通道於乖蠻革夷①。乃大賚西洋，貿採琛異。命和爲使，貳以侯顯，妙擇譯人馬歡輩從之行，總率巨鯨百艘，發自福州五虎門，維艚掛席，際天而行。自是雷波嶽濤，奔撞②蹕楫，掣掣洩洩，浮歷數萬里，往復幾三十年，而身所至者，僅二十餘國云。

① 乖蠻革夷 《別下》本、《指海》本同。《粵雅》本作“南蠻東夷”。

② 撞 《指海》本同。《別下》本、《粵雅》本作“槳”。

自占城西南，通國以十數，蘇門最遠；自蘇門而往，通國以六七數，柯枝最遠；自柯枝而往，通國以六七數，天方最遠，蓋去中國數萬餘里矣。故惟天方至宣德始通焉。由是明月之珠，鴉鵲之石，沉南龍速①之香，麟獅孔翠之奇，梅腦薇露之珍，珊瑚瑤琨之美，皆充舶而歸。凡窮島日域②，紛如來賓，而天堂、印度之國，亦得附於職方。雖曰天子威靈致然，而二三中臣，捧數行

之詔，蹈邈絕之境，百尺所至，靡不柔懾^③，東向而稽首，其殆不辱君命而善於懷誘^④者，亦賢矣哉！

① 龍速 《指海》本同。《別下》本、《粵雅》本作“龍涎”。

② 日域 《粵雅》本、《指海》本同。《別下》本作“絕域”。

③ 柔懾 《指海》本同。《別下》本、《粵雅》本作“慄攝”。

④ 懷誘 《指海》本同。《別下》本、《粵雅》本作“懷柔。”

愚嘗讀秦漢以來冊記，諸國見者頗鮮。至前元號爲廣拓，而占城、爪哇^①亦稱密邇，迺堅不一屈內款，至勤兵越門者數年，竟不得其要領，至今遺笑於海上。入我聖代，聯數十國，翕然而歸拱，可謂盛矣。不有記述，恐其事湮墜，後來無聞焉。余乃摭拾譯人之言，若《星槎》、《瀛涯》、《鍼位》諸編，一約之典要，文之法言，徵之父老，稽之寶訓。始自占城，而終於天方，得朝貢之國甚著者，凡二十有三，別爲三卷，命曰《西洋朝貢典錄》云。

正德庚辰夏六月二十九日，吳郡黃省曾撰^②。

① 爪哇 諸本均作“瓜哇”。明人著錄多誤“爪哇”爲“瓜哇”，今改正。本書以後之“爪哇”原均誤“瓜哇”，均逕改正。

② 吳郡黃省曾撰 此六字《別下》本、《粵雅》本均置於序文之首，惟《借月》本及《指海》本置於序文之末，今依《借月》本及《指海》本。

目 錄

前言	3
自序	7
卷上	
占城國第一	1
真臘國第二	14
爪哇國第三	18
三佛齊國第四	33
滿刺加國第五	36
浣泥國第六	44
蘇祿國第七	46
彭亨國第八	48
琉球國第九	50
卷中	
暹羅國第十	55
阿魯國第十一	62
蘇門答臘國第十二	64
南浣里國第十三	71

溜山國第十四	73
錫蘭山國第十五	79
榜葛刺國第十六	85

卷下

小葛蘭國第十七	92
柯枝國第十八	94
古里國第十九	97
祖法兒國第二十	103
忽魯謨斯國第二十一	106
阿丹國第二十二	112
天方國第二十三	115

附錄一:

1. 錢曾《讀書敏求記》卷二《西洋朝貢典錄》條121
2.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七八
《西洋朝貢典錄》條121
3. 《粵雅堂叢書》本《西洋朝貢典錄跋》122

附錄二:

- 本書注目索引123

西洋朝貢典錄卷上

占城國第一	真臘國第二
爪哇國第三	三佛齊國第四
滿刺加國第五	浣泥國第六
蘇祿國第七	彭亨國第八
琉球國第九	

占城國^①第一

其國在廣州之南可二千里。南際^②真臘^③，西接交趾^④，東北臨大海。（福州長樂五虎門^⑤張十二帆大舶，西南善風十晝夜程。）由福州而往，鍼位^⑥：取官塘之山^⑦。又五更^⑧取東沙之山^⑨，過東甲之嶼^⑩。又五更平^⑪南澳^⑫。又四十更平^⑬獨猪之山^⑭。又十更見通草之嶼^⑮，取外羅之山^⑯。又七更收羊嶼^⑰。（海行之法，六十里爲一更，以托^⑱避礁淺，以鍼位取海道。）

① 占城國 又稱占婆 (Champa)，今越南中南部地區。唐以前我國史籍稱林邑，唐代又作環王、占波、瞻波，爲印度支那古國。

- ② 南際 《別下》本、《指海》本同。《粵雅》本作“南濟”。
- ③ 真臘 見本書卷上《真臘國第二》。
- ④ 交趾 又作交趾。此指今越南北部地區。
- ⑤ 長樂五虎門 今福建長樂縣閩江口外島嶼，《鄭和航海圖》（向達整理，中華書局一九六一年版）作五虎山，爲鄭和舟師下西洋候風發舶之處。《瀛涯勝覽》占城國條：“自福建福州府長樂縣五虎門開船”。（馮承鈞校注本，中華書局一九五五年版。）
- ⑥ 鍼位 又稱針位。我國古代航海羅盤指針之方位，由十二支、八干（略去中央戊己二干）及四維組成二十四個方位，每個方位相隔十五度。又有正針（單針）、縫針之分，故共有四十八個方位，每個方位相隔七度三十分。古代舟師所用的航路（針路），包括地名、鍼位、距離（更）三部分。但本書所記航路，常常不完整，或僅有地名、距離而無鍼位，如本條所記即缺鍼位（方位）。
- ⑦ 官塘之山 官塘即今福建閩江口外之馬祖島，又名南竿塘島。
- ⑧ 更 更爲我國古代航海之航距名稱。《東西洋考》卷九《舟師考》：“如欲度道里遠近多少，準一晝夜風利所至爲十更。”本書云：“海行之法，六十里爲一更”。陳倫炯《海國聞見錄》亦云：“每更約水程六十里，風大而順則倍累之，潮頂風逆則減退之。”
- ⑨ 東沙之山 東沙島在今福建馬祖島東面海上。《鄭和航海圖》稱：“（五虎山）用乙辰針平官塘，二礁外過，用丙巳針取東沙。”東沙亦見《海國聞見錄·沿海總圖》。
- ⑩ 東甲之嶼 東甲島，據《海國聞見錄·沿海總圖》，即今福建南日島。
- ⑪ 平 《別下》本、《指海》本同。《粵雅》本作“至”。按：《粵雅》本將本書所載航路中之“平”字，均改爲“至”字，其實“平”是從其旁經過之意，並非到達該地。

- ⑫ 南澳 今廣東東北沿海之南澳島。
- ⑬ 平 《別下》本、《指海》本同，《粵雅》本作“至”。
- ⑭ 獨猪之山 獨猪山即今廣東海南島萬寧縣東南海上之大洲島。
- ⑮ 通草之嶼 據本書稱，通草嶼爲獨猪山（大洲島）至外羅山（越南廣東羣島之列島）途中之島嶼，距大洲島十更，即順風一晝夜，故通草嶼應爲廣東羣島之圓拜島。
- ⑯ 外羅之山 外羅山即今越南中部沿海之廣東羣島中之列島，又名理山島，一譯作劬勞哩（Cùlao Rè）。
- ⑰ 羊嶼 即今越南歸仁港外之瓜島。
- ⑱ 托 古代航海測海水深淺的長度單位。《東西洋考》卷九：“方言謂長如兩手分開者爲一托。”托即探水用的駝（鍾）之訛音。《海國聞見錄》：“用繩駝探水，深淺若干。駝底帶蠟油，以粘探沙泥。”

國東北百里巨口曰新洲港①。港之游標以石塔。其寨曰設比奈②，二夷長主之③。戶五六十餘。港西南陸行百里爲王之都城，其名曰占城④，壘石爲之。四方有門，門有防衛。

- ① 新洲港 今越南歸仁港。
- ② 設比奈 《西洋番國志》作設北奈。又名尸耐、施耐，《越史略》卷二作尸喇皮耐，即 Sri Banöy 之譯音。在今越南歸仁。
- ③ 主之 原作“收之”，《指海》本同。《別下》本作“牧之”。《粵雅》本作“主之”，今依改。
- ④ 占城 原作“佔城”，《指海》本同。《別下》本、《粵雅》本作“占城”，今依改。按十五世紀占城之都城爲闍盤，即平定（伯希和《交廣印度兩道考》，馮承鈞譯，頁 58，中華書局），爲今安仁。本書言“（新

洲)港西南陸行百里爲王之都城”，此“西南”應爲“西北”之誤。蓋今安仁在歸仁港西北。

其王修浮圖教^①。王之冠三山金釵花冠，服五色花布長衣，下圍色絲帔。其出入乘象或小車，服以二牛。其臣茭葦之冠^②，制如王。飾以金綵，辨品級。服冒膝上，色布帔下^③，跣足。其服色元黃紫無禁，白辟用^④。其遇天詔至也，王則花冠錦衣，束八寶方帶，腕金鐲，服玳瑁履，乘象出郊。介而從者五百人，或舞皮牌，或擊鼓，或吹椰筒，或執兵，皆夾王而趨。至，則王膝行以迎。其王之宮峻而廣，蓋以修瓦，繚以垣，以堊墍之。宮之門以堅木雕百獸以飾。其臣之居，高下有制。民檐過三尺用罰^⑤，蓋以茅。

① 浮圖教 浮圖卽梵文 Buddha 音譯，一作佛陀。浮圖教卽佛教。占城主要奉印度教，但其中也滲雜佛教，故此處混稱浮圖教。

② 茭葦之冠 指以茭葦葉編成之冠。茭葦爲馬來語 kajang 譯音，爲一種棕櫚科植物。

③ 服冒膝上色布帔下 原作“服冒膝色布帔上下”，《別下》本、《指海》本同，意思欠明。《粵雅》本作“服冒膝上，色布帔下”，今依改。《瀛涯勝覽》占城國條云：“所穿顏色衣衫，長不過膝，下圍各色番布手巾”。

④ 白辟用 《指海》本同。《別下》本、《粵雅》本作“白用辟”。

⑤ 用罰 《別下》本、《粵雅》本同。《指海》本作“有罰”。

其定歲以月生晦爲一月，十二月爲一歲^①，無閏。其俗午而興，子而寢。晝夜十更，記以鼓。以粉畫革爲書記^②。性愛其首。（羊皮撻薄，或樹皮薰黑，或摺削細竹爲管，蘸白粉書字如蚯蚓委曲之狀。或誤觸其首，卽有陰殺之恨。）

① 十二月爲一歲 占城曆法用印度塞伽 (śaka) 紀年，其紀元後於公元紀元七十八年，以陽曆二月（卽陰曆十二月）間新月初生時爲歲首。

② 以粉畫革爲書記 古代占城文字採用梵文，故下云“如蚯蚓委曲之狀”。

其婚禮先會於女家。旬之後，男之父母宗戚鼓樂以迎男婦，歸則飲酒以慶。其制刑五：一曰杖脊，杖以籐。二曰劓。三曰貫削木，以堅木削銳，樹之舟，以貫罪人之後，末出於口，泛水而爲警^①。四曰烙面，用之奸。五曰斷手，用之盜。

① 泛水而爲警 “警”，《別下》本作“誓”，誤。《瀛涯勝覽》云：“罪甚大者，以硬木削尖，立於小船樣木上，放水中，令罪人坐於尖木之上，木從口出而死，就留水上以示衆。”按此種刑罰本源自印度，稱爲“椿刑”，見印度《摩奴法典》153頁。

其國之怪異：一曰鱷魚，可以辨訟^①。二曰屍頭蠻^②，是食嬰孺。（國有大潭，名曰鱷魚，凡訟不決，令兩

造騎牛渡潭，曲者鱷魚食之，直者屢過不食。屍頭蠻一曰屍致魚，即民家女子生而無瞳子者，夜寢，飛頭往食嬰兒糞尖，兒被妖氣，即不育，頭仍飛回。若候飛去，移其軀別處，則回不得合而死。民生此女，不白之官，除殺者罪其家。）

① 鱷魚可以辨訟 始見於《梁書·扶南傳》。宋趙汝适《諸蕃志》占城條亦載之。

② 屍頭蠻 元汪大淵《島夷誌略》賓童龍條作尸頭蠻，《瀛涯勝覽》作屍致魚，《西洋番國志》作尸只子，其原音未詳。此傳說未知所本。

其常食曰檳榔，裹以蕒葉①，包以蠡灰②，食不絕口。飲曰甕酒。甕酒者，造以飯，和以藥，封之甕中，以生蛆爲熟。凡飲，則截纖竹三尺，竅其中，插於甕。人則圍坐，視多寡而入水，輪次以啣飲。至味薄乃不入水。見月則飲酒而歌。其交易以淡金、以銀。其利魚鹽。其俗耕田，其穀宜三種，其畜宜六擾。國之馬如驢。（三種：黍、稷、稻也。六擾：馬、牛、羊、豕、犬、鷄也。）

① 蕒葉 《瀛涯勝覽》作荖葉，即扶留藤（又作浮留藤，泰語 pelu）之葉。《齊民要術》卷一〇引顧微《廣州記》云：“扶留藤緣樹生，其花實即茛也，可以爲醬。”《漢書·西南夷傳》有“枸醬”即此。亦作“茛醬”，參見本書卷上爪哇國第三條茛醬注。

② 蠡灰 《星槎勝覽》作“蠣殼灰”，故“蠡”即“蠣”。《齊民要術》卷一